

# 忠州大道的演绎

□ 江中心

高速公路连通忠县,人们奔走相告,欢呼雀跃。然而,高速公路下道忠县后行进县城,却是遥遥山道,狭窄拥塞,比之别地入城“豪路”,仿佛落后了“一个世纪”。于是乎,修条通城大道成了当务之急!

但那时的忠县财力有限,领导们认为奢华不得,能省则省,决定平行S103忠丰公路再修一条8.5米宽的路,叫作复线,单向行驶,一条路进城一条路出城,缓解交通所急。

路荆棘,寻路径,书记、县长登高望远:忠县县城既然居江边,入城路就当沿江行,30米宽,10公里长,一级标准,市政配套,对应“半淹半迁”的移民新城,叫了“移民新城大道”,列为“一号工程”。

方案谋定,宏图绘就。2009年5月1日,移民新城大道破土动工,逢山开路,遇水搭桥,历4年奋战,耗资

12亿元。2013年年底,大道竣工通车。高速公路下道直抵江边,亲水临景,一路迤邐,令人耳目开阔,忠州平添新意。

移民新城大道,作为工程名称完成历史使命。一条门户路,如果沿用工程名字,让人感觉有点啰嗦、几许俗气,显得一方文化贫乏、悟性不敏!取个念来上口、意含宽阔的“称谓”成了一个课题。叫什么呢?承担选用路名重任的民政局一时难决,便问计于民。报纸、电视、广播、街头巷尾,你言我语,建言献策,滨江大道、新城大道、移民大道、迎宾大道、忠州大道……名随意生,不亦乐乎!几经比较,忠州大道成为首选。

但是,好名字不曾寂寞,忠州大道早已“名花有主”。10多年前,城中连通一条长道,西起胥家堰口东

至顺溪场上,延伸十多公里,为显其大,用“忠州大道”作了“大名”,沿路各段又有“小名”,白公路、巴王路、大桥路、山东路、沈阳路……

一条路大名夹小名,“母路”套“子路”,既浪费资源,又不好分辨。县委、县政府决定,那条路还其原称,各段就用既成“小名”,把忠州大道“请出来”冠名移民新城大道。

官民一拍即合!2014年,忠县的品牌大道,取意1600多年古忠州,寓意撤县设区新忠州,命名“忠州大道”,树牌明标,闪亮登场。

2017年底,沪渝高速忠县站口拆房填沟整容,通关“两进四出”扩为“五进七出”,忠州大道入口“夹皮沟”变“大前门”,重塑标志。2018年,踏入忠州的游客眼前一亮,顿感大气随行。

(作者系忠县退休干部)



## 夏令营感怀

□ 张精龙

### (一) 观息烽集中营

黑牢猫洞粗纱,竹签虎凳披麻,萝卜云峰卖馍。心怀华夏,精神传遍天涯。

### (二) 四渡赤水

计谋北上红河渡,避实东进黔边住。诱敌西挺茅台步,北轱南转双滩入。运筹似伟儒,善战如神度,军民联手齐相助。

### (三) 遵义会议

探新途求索红星,千载微城,廿位精英。擘画良筹,群呼领袖,纠正左倾。续征路踏牢九鼎,护核心点亮明灯。我党新生,军队新生,革命重生,华夏重生。

### (四) 遵义大捷

雄关鏖战高歌报,古城智斗捷功告。敌贼胆破如鸵鸟,红军亢奋犹狮啸。策略好也么哥,战术妙也么哥,长征路上明灯耀。

### (五) 小结

少年儿俊俏,夏令营受教,传承红色当纲要。念昨宵,看今朝,言传身教才华耀,神会心开学业饱。师,领路跑;生,跟道跑。

(作者系忠县忠州街道居民)

## 大雪

□ 谈韵

大雪时节  
大雪飞扬  
天使素手一摆  
漫天都是夸张  
大地一夜就丰腴了  
热情高涨

温一壶爱情吧  
柴炉激动得脸红筋张  
竹子生气了  
折腰啾啾乱响

兆什么丰年呢  
麦田思考的  
是关于来年馒头的构想

(作者系重庆三峡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学生)

## 深庭闲梳

□ 方莉 (作者单位:忠县复兴镇水坪小学校)



公羊傳經司馬記史  
白馬德論雕龍文心

□ 彭浩晏 (作者系忠县实验小学五年级学生)

## 洪武十二年

□ 李浩白

我等释门弟子,岂非也正是在侮辱当今圣上?我们稍后将此事写明经过移呈僧录司和礼部,请他们秉公裁决……”

钱大斤一听,额头上顿时隐隐出汗,知道自己今日碰上极厉害的“硬茬儿”了,但他又不甘服输,把腰中佩刀拔出来当空一舞,恶狠狠地吼道:“你……你……你这个‘假和尚’竟敢在本大爷面前倒打一耙!本大爷今天是带人来查你们擅自窝藏‘张匪余孽’的……你休得反咬一口以浑水摸鱼……”

“张匪余孽?”道衍双掌又一合十,宣了一声佛号,“鄙寺乃佛门清静之地,一向从不介入红尘俗事,更不会窝藏像‘张匪余孽’这样的歹恶之徒了。”

“我们接到举报,你们寺里昨夜收留了一个女子。”钱大斤也懒得和他兜来转去的,开门见山地说道,“她就是‘张匪余孽’!你们快快把她交出来,不然……本大爷就把你们庙里老老小小的秃……和尚们都抓了……”

“哦?贫僧请问钱施主:那女子姓甚名谁?是何容颜?所犯何罪?可有缉拿文书?”道衍不慌不忙地缓缓说道,“你若不解说分明,我等又怎知昨夜本寺收留的那个女巧是否为你等所要缉拿的那‘张匪余孽’?”

“这个嘛……你莫管那么多!”钱大斤双目凶光一闪,佩刀往他一指,厉声说道,“你且喊那个女巧出来,本大爷一辨便知是不是那‘张匪余孽’了……”

“哦?这么说,钱施主您手里是既无缉拿图像,又无缉拿文书?”道衍继续不紧不慢地逼问了一句,“遵照《大明律》中的条令——‘有司须出示缉拿图像与缉拿文书方可捕人,二者缺一不可’。钱施主,您恐怕不该到鄙寺空手拿人罢?倘若贫僧此刻交出这个女巧,却被你指鹿为马、随意栽赃、横加诬蔑,则是贫僧莫大之罪过也!”

周应泰在一旁静静地听着,不禁暗暗颌首。“你……你这假和尚,当真是巧舌如簧、无理取闹!”钱大斤不由得语塞了半晌才回过了神,跳脚大喊道,“你竟敢还挑官府的不是!本大爷只问你交不交人?你若再加啰嗦,本大爷和手下的弟兄们就不客气啦!”

“且慢!”周应泰猝然插话进来,冷然说道,“贫道也曾记得《大明律》里面有这么一条律令:‘有司经审理查明、文牒完备而不得外出缉捕,若违此者视为扰民,扰民则民可抗之。’这位捕头大爷和您的弟兄们若是真要动粗,只怕到时候会落得个‘自取其辱’哟!”

“你是哪来的牛鼻子老道?给我滚一边去!”钱大斤顿时气得浑身发抖,“喇”地一下挺着钢刀直逼向前,狞笑着说道,“不怕你们几个花花肠子多,本大爷认定你们也是那‘张匪余孽’的同类!弟兄们,先把他们俩绑了!”

他话音未落,却见道衍淡然一笑,转身向道沐吩咐道:“师弟!你马上去召集寺中诸位同门,一齐遵照那《大明律》的条令所教来抵抗这些枉法扰民的酷吏……”

道沐闻言,张了张口想说什么,但一抬眼瞅到大师兄满面的坚毅果敢之色,只得默默地地点了点头,往庭院的洞门外面走去。

那边,几个捕快伸手去拉周应泰的袍袖——只见他须发戟张,大喝一声,重重一掌拍在面前的石桌上:“你们果然是无法无天了!那就休怪贫道手重了!”

但听“哗”的一响,他这一掌落下,那面石桌立时裂成了八大块散落在地上!

“啊?”钱大斤看得分明,脸色不禁变得惨青。其余那些捕快也被吓得纷纷向后退开。

这时,却有一个干鸭子一般刺耳的声音蓦然响起:“钱大斤,你真是瞎了狗眼!连我苏州大名鼎鼎的‘活神仙’青阳子老真人都不认识!还不给本官滚下!”

随着这话声,一位穿着玉青色鹭鸶花纹绣袍、头顶乌纱帽、体态削瘦的中年官员从那满月洞门中一步迈了进来。他身后还跟着一个师爷一直给他摇着折扇。

“魏知府……”钱大斤和众衙役一见,禁不住都弯身俯身地迎了上去。

道衍和周应泰也有些惊讶地对视了一眼:没想到为了抓捕宋紫荷,居然弄得连苏州知府魏志明都亲自出马来了这寒山寺!

那魏志明毫不理睬钱大斤等人的逢迎,而是徐步走到道衍的面前,傲然说道:“尔等抗命不从,便是想要看图牒、文书么?这好办。要缉拿文书?本府现在就可让人当场就给尔等拿来!尔等应当乖乖交出那女犯来了吧?”

场中只是那么稍稍静默了一会儿,道衍只淡淡答道:“好啊!那就请魏府君令人快快画来、填来,我等才好从命。”

魏志明被顶得面色发青,却也不好硬来,只得向师爷努了努嘴。师爷急忙退到一边去办理图牒、文书了。

周应泰却大摇大摆地向魏志明凑了过来:“老魏,那女孩可真是含冤之人哪……你千万不能把案子搞偏了!”

魏志明看到他近前,也换上一副笑脸:“周真人和您的师兄紫阳子席真人都是我苏州城德高望重的道门名宿。本府一向对你们是有礼有加的——再加上陈宁大人的临行嘱托,本府可是从来不敢打搅过‘灵应观’……周真人,您可千万不能为难我们啊!”

“贫道哪能为难您这位‘明镜高悬’的父老官呢?”周应泰嘻嘻笑道,“不过,贫道倒很想看看您这位‘魏青天’的秉公断案。”

“断案判词有什么好看的?”魏志明袍袖一摆,“周真人,本府还是派一顶大轿先送您回灵应观吧……”

“不必,不必。”周应泰把手一挡,“贫道就留下来好好瞧一瞧你是怎样当‘魏青天’的。您也不用催贫道走了!”

魏志明没奈何,只得撇了他又大咧咧地朝道衍走近来,带笑说道:“想不到净空大师和紫阳子真人共同的高足——道衍师傅你居然是如此年轻!本座这厢有礼了——寒山寺不是数月前来过文函需要我们府衙拨下经费修缮殿堂吗?本座正在多方筹措之中……”

道衍知道他这是在向自己卖弄人情,也不卑不亢地回了一礼:“本寺多谢府君大人的关照了。”

魏志明上前低低讲道:“道衍师傅,你也是释门新秀,应该是明事理识时务的,何苦为宋家来蹀这一滩‘浑水’?寒山寺乃方外之地,何必插足红尘?”

“府君大人有所不知:宋姑娘已然敲响本寺的空寂之境,为了佛门的‘真善净’,只怕我等亦不能不应劫前来这红尘中走一遭。”道衍面如止水,合什而答。

“道衍师傅你莫要偏执!”魏志明附耳向他言道,“查出宋家乃‘张士诚匪余孽’的,可是吉安侯陆仲亨父子!他们乃是炙手可热的侯爷!寒山寺岂不为之稍避乎?”

道衍目光一亮,灼然直视着他:“无论是谁查出案件,总归要秉公而断罢?魏大人您不会为了迎合吉安侯的心意就草菅人命、酿成冤狱吧?”

魏志明一听他话锋凌厉,不禁咳了数声,急忙装模作样地将腰间乌牛皮带紧了一紧:“本座素来清正廉明、铁骨铮铮,怎会徇私枉法、断案不公?”

道衍遂将双手往前一拱:“既是如此,我等便在此多多领教了。”

魏志明哼了一声,翻了翻眼睛,没有答话。(未完待续)